

# 遊戲三昧

何炎泉

## 沈周化鬚疏

沈周（一四二七～一五〇九），字啓南，號石田，又號煮石生，晚號白石翁，蘇州長洲相城里人。他一生隱居不仕，學問道德深受當代文人所推崇，為蘇州文化界領袖，也是為吳派書畫的開創者。沈周以畫掩書名，傳世書法作品較少，類似〈化鬚疏〉的大行書更不多見，加上本卷書法品質精良，文字詼諧逗趣中帶著戲謔筆調，為書法史上絕無僅有之作，相當難能可貴。

### 化鬚緣起

〈化鬚疏〉（圖一）墨跡無紀年，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手抄本《石田稿》將該文繫於沈周五十三歲（一四七九）所書（註一），故此卷可能也書於同時。全卷釋文：

化鬚疏。有序。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為之告助于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

足，請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

伏以天閭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令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適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灑，崔謏傳插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皮而飭我，

當櫛櫛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髮，豈敢易撫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化緣生沈周識。

整起事件起因於沈周好友趙鳴玉的臉上無鬚，姚存道希望向美髯的周宗道化緣一些鬚子，好讓趙鳴玉可以在光禿的下巴種些鬚子，於是商請沈

周做此疏文加以勸募。

周宗道，名本，號醉漁，擁有長而美的鬚鬚，為沈周的家塾老師，沈周的弟弟沈召及沈周的兒子沈雲鴻（一四五〇～一五〇二）都是他的學生。趙鳴玉住所離沈周不遠，沈周五十一歲有〈戲趙鳴玉疝疾發癰〉詩，反映出兩人交情之深，連疝病生瘡都可以作詩戲鬧。至於始作俑者姚存道，他較沈周年輕而且不是長洲人，他在化鬚事件落幕後也離開蘇州。（註二）

關於沈周此文，何良俊（一五六〇～一五七三）《四友齋叢說》提到：「沈石田不但畫掩其詩，其文亦有絕佳者。余嘗見其有〈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字皆有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代？今世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即談《史》、《漢》，然豈能有此一字耶？」對於沈周此文大加稱讚，並指出「字字皆有來處」，為當時文人所遠遠不及。

〈化鬚疏〉直接引用兩個歷史上與鬚子有關的著名典故。「康樂著舍施之跡」是指謝靈運（三八五～

四三三）死前慷慨捐出自己的美髯，用以製作南海祇洹寺的維摩詰像，見唐劉餗《隋唐嘉話》。「崔謏傳插種之方」則是比較諧謔之故事。崔謏教天生無鬚的李庶先在下巴刺出孔洞，再用馬尾插在所刺孔洞中，如此就可以種出鬚鬚，事載唐李延壽《北史》。沈周雖然將這兩則與假鬚子相關的故事並列，但這兩者間卻有著佈施與戲謔之差別，目的是為接下來的勸募預作鋪陳。

舉完此二例後，沈周馬上回到主題上，立即將姚、周兩人心態做了一番宣示與對比。首先提到「小子」姚存道自願捐出十莖鬚子，故沈周語氣中頗以謝靈運的慷慨氣度推許之，同時也凸顯出這位「先生」周宗道一毛不拔的行徑。沈周接著指出佈施鬚子於趙鳴玉不過是「推有餘以補也」的小事，黃庭堅在《山谷集》中有「推有餘補不足」的類似用法。對於周宗道的戲謔並未就此打住，沈周表面上先稱讚周宗道有「廣及物之仁」，卻用另外一個典故「乞諸鄰而與之」來數落他的小氣。這句話出自《論

語》〈公冶長第五〉：「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高是魯國人，生前與一位女子相約橋下，因大雨河水暴漲，微生高抱著橋柱不肯離去而遭溺斃，所以在當時被視為最正直的人。不過，孔子卻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討論，他說曾有人向微生高借醋，但因家中欠缺而向鄰居索討，之後他再拿給討醋者，這樣的行為當然是曲折不正直。沈周刻意地帶到這個故事顯然別有用心，無非是希望富有「仁心」的周宗道若是堅持不捐鬚子，那可否請他稍稍發揮愛人及物之心，跟號稱「正直」的微生高一樣去向他人勸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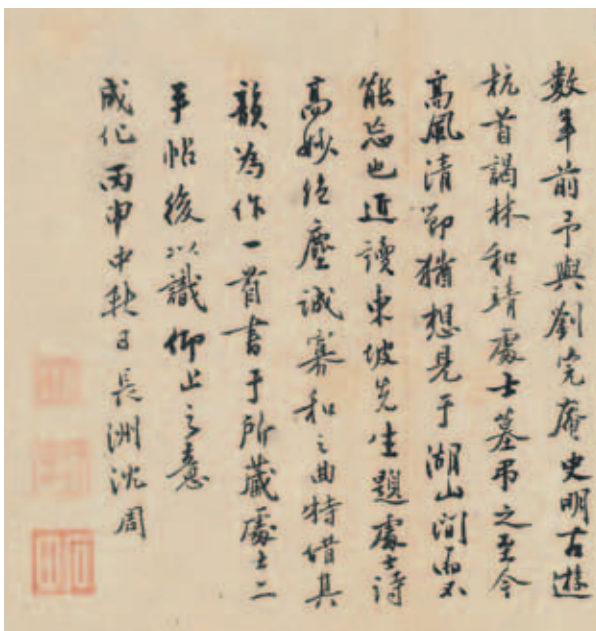
對周宗道進行完道德勸說後，沈周開始幫趙鳴玉規劃美好未來。他先引用《論語》〈顏淵第十六〉的「君子成人之美」來讚譽慷慨佈施的「小子」姚存道有君子之風，讓趙鳴玉可以擁有鬚子，從此不管照鏡子或是靠近河邊，都無須擔心自己臉上無鬚的問題，所以趙鳴玉一定要竭力地感謝捐助者。這裡的「離離」是指分佈貌，左思（約二五〇～三〇五）〈詠

化鬚疏有序  
 茲因趙鳴  
 玉鬚然無  
 鬚姚存道  
 為之告助  
 于周宗道  
 者於其于  
 思之間公  
 取十鬚  
 補諸不足  
 請沈啓南  
 作疏以勸  
 之疏曰  
 伏以天闕  
 之有刺地  
 角之不免鬚  
 需同音令  
 其可索有  
 無以義古

所相通非  
 妄意以干  
 迺因人而舉  
 康樂著舍  
 施之迹崔  
 謀傳插種  
 之方惟小子  
 十莖之敢公  
 豈先生一毫  
 之不拔推  
 有餘以補也  
 宗道廣及  
 物之仁乞  
 諸鄰而子  
 之存道有  
 成人之美使  
 離緣皮而

飭我當楮  
 擊地以拜  
 君把鏡生  
 歡頓覺風  
 標之異臨  
 河照影便  
 看相貌之  
 全未容輕  
 拂於染美  
 豈敢易撚  
 於覓句感  
 矣荷矣  
 珍之重之  
 敬疏  
 化緣生  
 沈周識

圖一 明 沈周 化鬚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沈周 跋林通手札二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 沈周 題廬山高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五二～一〇八）與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最為明顯。他五十年歲跋林通〈手札二帖〉（圖三）可以清楚見到，他在融合期的初期如何將蘇、米、黃三家拼湊出來的生硬風格，後來才逐漸以黃庭堅為主。到了晚期，沈周除了發展出黃庭堅體的行書（圖四）（註五），還存在著一種端正平和的樸實書風。（圖五）從院藏沈周的紀年書法作品看來，五十歲到六十歲是屬於融合蛻變期，六十歲

史詩〉有「離離山上苗」。「楷楷」則是指用力貌，杜甫（七一二～七七〇）〈鹽井〉詩有「汲井歲楷楷」，出

車日連連」。最後，沈周又將趙鳴玉拉回殘酷的現實世界，指出他的鬚子不僅「未容輕拂於染髮，豈敢易於於

以後則以黃庭堅書風為主要的表現方式。不過，這個發展趨勢僅能說明小行書的部分，關於沈周的黃庭堅體大行書，另有不同的發展脈絡。（註六）提到沈周的大行書，五十三歲所書的〈化鬚疏〉當然是傳世最精彩之傑作。此作成熟的黃庭堅風格在他書風融合期的前期出現，雖然勉強可以符合小行書的風格發展序列，不過還是顯得格格不入，因此有必要將之獨立出來處理。事實上，沈周在三十九歲（一一四六五）跋趙雍（一一二八九～約一一三六〇）〈沙苑牧馬〉（圖六），已經使用黃庭堅風格來書寫。從「啓南」與「石田」印的大小判斷，跋文單字大小約略一寸半，字體較大於沈周一般的題畫行書，雖然沒有〈化鬚疏〉那樣大，還是可以將之視為大字行書來討論。此跋整體表現相當成熟，用筆結字毫無生硬或是不自然的感覺，可以推測沈周大字在黃庭堅書風的學習上可能要更早，顯然和他的小行書發展步調並不一致。

沈周與黃庭堅的淵源，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他家中的黃庭堅書法收藏，見諸記載有：〈伏波神祠卷〉（日本水書文庫藏）、〈發願文〉（蘭千山館寄存）、〈大楷書杜甫詩二首〉、另有兩件作品夾雜於宋人合集中。（註七）〈伏波神祠卷〉是傳世黃庭堅大行書中最好的作品，對於沈周的影響勢必深遠，加上〈發願文〉和〈大楷書杜甫詩二首〉也都是大字，這些當然都成為沈周學習黃庭堅大字的有利條件。

基於實用性的需要，古人學習書法應該是以小字為優先，等到一個書家成長到可以思考自我書風的問題時，多半書寫風格與習慣都已經固定，因此要試圖加以改變當然得花費一番功夫，決非輕而易舉的工作。大字書法的學習脈絡就很不同，當小字風格成熟時，大字可能未充分發展，甚至尚未開始，所以大字的取法就比較可以依據書家本身的喜好來考量。顯然，沈周就是趁著收藏之便，直接接觸到品質最好的黃庭堅大行書，加上他的字在當時可能還沒有既定風格的枷鎖，所以他的黃庭堅風格的大行書才能夠成熟的那樣早。反觀沈周的小字書風，不僅歷經長達十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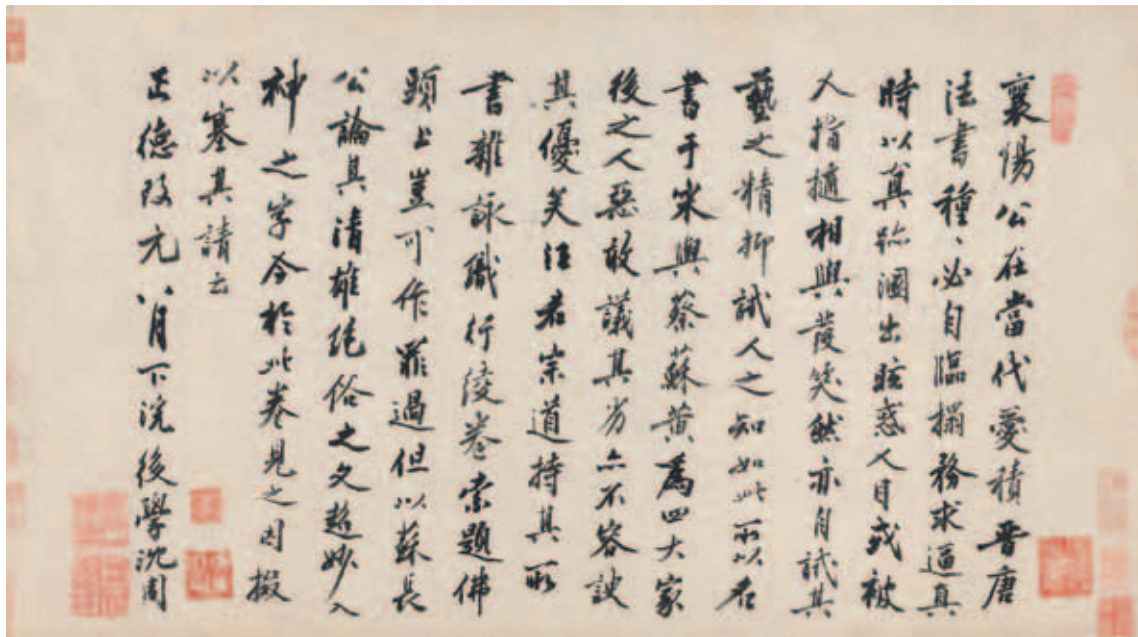
覓句」，畢竟不是真正生長出來的。

沈周為了完成讓姚存道得以順利化募到周宗道鬚子的請託，可說是極盡能事地交錯運用著勸說、嘲諷與調侃的手法。對於整起事件的苦主趙鳴玉，沈周在幫他構築鬚子美夢的同時，仍然不忘適時地戳破這個荒謬不實的幻想。（註三）

### 大字書風

沈周的書法雖被畫名所掩，不過仍有不少研究專論，顯示出其書法還是受到很大的重視。過去的研究多探討其風格早晚的變化與書風的分期，彼此間似乎也取得不少共識。由於沈周本人並未留下任何書法相關理論，因此所有研究都是直接從沈周傳世書蹟下手，結合當時人的簡略評論，大致歸納出三個時期的不同書風。（註四）

他早期的書法用筆秀麗，結體稍加寬綽，略帶生拙意趣，可以他四十一歲題〈廬山高〉（圖二）為代表。中期則開始摻入宋人筆法，屬於其書法融合蛻變階段，尤以蘇軾（一一〇三七～一一〇一）、米芾（一



圖四 明 沈周 題米芾蜀素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沈周 書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疏》(上海博物館藏)、唐寅《姑蘇寒山寺化鍾疏》。相較於這些正式的疏文,《化鬚疏》當然是個遊戲之作,目的就是幫趙鳴玉化募鬚子。整起事件雖然荒誕不經,不過沈周卻是採取相當慎重的態度處理,除了在文章上引經據典地竭力勸募外,更選擇以精謹的大行書來書寫此文,從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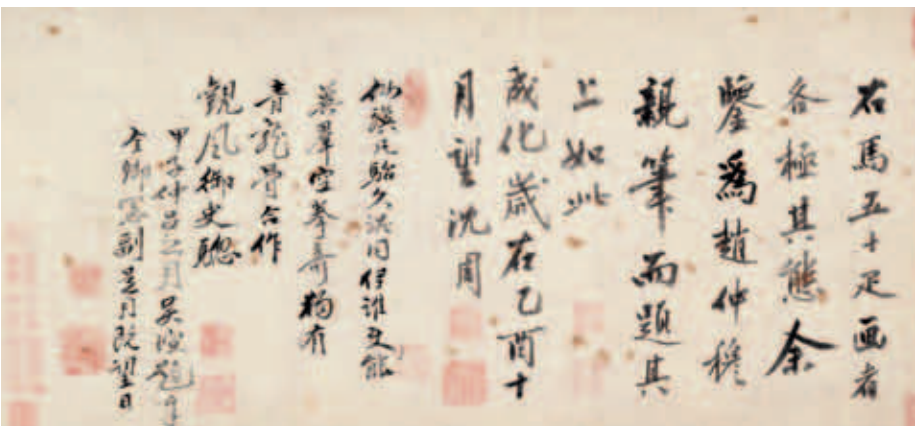
到結字都相當用心,頗有留傳後世之意味,為其生平書法之傑作。對於向來形象寬厚仁慈的沈周,《化鬚疏》無論在內容、文章或是書風上,都展現出少見的詼諧與戲謔特質,形成相當獨特的沈式幽默,反映出他不為人知的一面。除了字面上的詼諧逗趣,《化鬚疏》其實保存著一段深厚的情

感交誼,成為當時蘇州文人遊戲的珍貴實錄。《化鬚疏》這樣的書法作品不僅在明代書法中相當特殊,即使在整個書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sup>10</sup>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 註釋
1. (明)沈周,《石田稿》,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冊一三三三,頁五二七—五二八。
  2. 關於沈周與這些朋友的關係,請參考吳剛毅,《醫學乎?諧戲乎?破譯沈周行書〈化鬚疏〉的真相》,收於畢建勳、趙力主編,《學問與傳承》,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二〇一〇,頁八三。
  3. 沈周《化鬚疏》的部分考證與翻譯直接修改自吳剛毅的文章《醫學乎?諧戲乎?破譯沈周行書〈化鬚疏〉的真相》。
  4. 葛鴻楨,《論沈周行書〈赤壁賦〉卷的真偽及其書風變期的界定》,《書法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頁一〇三—一〇八;阮榮春,《沈周》,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六,頁一八九—一九八。方展里,《沈周書法探討》,《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九九期,二〇〇三年二月,頁八一—一〇一;陳根民,《試論沈周書法風格之嬗變及其他》,《杭州師範學院學報》二〇〇六年第六期,頁九三—九五;吳剛毅,

5. 關於沈周晚期書風與落花詩之間的關係,請參考石慢(Peter C. Sturmon),《傳佈〈落花〉:沈周晚年書風之複製與形塑》(Spreading Falling Blossoms: Style and Replication in Shen Zhou's Late Calligraphy),《清華學報》新四十卷第三期(二〇一〇年九月),頁三六五—四一〇。
6. 關於沈周小字黃庭堅體的書風分期,請參閱炎泉,《沈周書法風格之發展與文化意義》,《明四大家特展:沈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四。
7. 謝曉婷,《書法活翁—適勁奇崛—明代沈周書法考略》,頁一〇—一一。



圖六 明 沈周 跋趙雍沙苑牧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